

粵
廣

國

公報
(三)

PDG

清末民初報刊叢編之四

清光緒元年至光緒卅二年

林樂知主編

萬國公報
(二五)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NOVEMBER, 1895.

萬國公報

WAN KWOU KUNG PAO.

A REVIEW OF THE TIMES,

NEW SERIES - EDITED BY REV. DR. Y. J. ALLEX.

VOL. VII.

CONTENTS.

NO. 82.

1. Parliament and Press on the Riots	... By Editor.
2. Customs Reports, Taiwan	... 豐電
3. On Reform in Chinese Methods of Writing	... By Rev. T. Richard.
4. On the Benefits of Christianity	... By Rev. Dr. J. Elkina.
5. How to Create a Nation	... By Rev. Dr. E. Faber.
6. Chinese Stories of Human Nature	... By Editor.
7. Sketch of the Late of Necessity, Epilogue	... By Editor.
8. The War - Its Revelations and Lessons	... 亂世錄
9. Situation in Korea	... By Editor.
10. Chinese Affairs	... By Editor.
11. Occupation of Formosa by the Japanese	... By Editor.
12. International Summary	... By Editor.
13. Telegraphic Intelligence	... By Editor.
14. A New Book: The War - Its Revelations and its Lessons	... By Editor.
15. Advertisements	... By Editor.

N. B. - The price named is 13 cents per copy; \$1.25 per annum; 25 per cent discount to all orders of five dollars and upwards. The former price did not cover expenses.

All correspondence, subscriptions to papers, etc., to be sent to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2001 RELEASE UNDER E.O. 14176

蘇公圖書
OLTOZHA HUZA ZEHL

BRITISH EMPIRE LIBRARY

1881 A.D. F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RINTED IN ENGLAND BY W. & R. CHAPMAN LTD.

2001 RELEASE UNDER E.O. 14176

BRITISH EMPIRE LIBRARY

1881 A.D. F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RINTED IN ENGLAND BY W. & R. CHAPMAN LTD.

2001 RELEASE UNDER E.O. 14176

BRITISH EMPIRE LIBRARY

1881 A.D. F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RINTED IN ENGLAND BY W. & R. CHAPMAN LTD.

2001 RELEASE UNDER E.O. 14176

BRITISH EMPIRE LIBRARY

1881 A.D. F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RINTED IN ENGLAND BY W. & R. CHAPMAN LTD.

2001 RELEASE UNDER E.O. 14176

BRITISH EMPIRE LIBRARY

1881 A.D. F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RINTED IN ENGLAND BY W. & R. CHAPMAN LTD.

15586

2886

中曆光緒二十一年

十月

萬國公報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十一月

印 棱 館 書 華 美 上
15587

本館前於溫清創行萬國公報羅海邦之要政作華報之先聲行之
十有五載因事中止心殊歉然歲在己丑西國同人共議興復仍延
林君業知主其事而慕君難取艾君約瑟丁君避良沈君賢翁德君
子固李君提摩太分任之去年以來更延鑄鐵盒主綏馨德史操觚
紀事仍遵成例月具一冊中西重大新事悉具於中夫癸酉之歲月
報也重於日報日報崇朝敦迫未遑審慎傳信亦復何疑月報博攷
周詳擇之也精盡之也辭模糊略署瑣屑荒唐之事則法殆盡故上
而士公將相下而學士文人無不家置一編藉資印證蓋規規乎著
作之林次本館志在興華彌深兢業倘一小大方家錫以鴻篇告之
嘉誥不獨廣見聞之益亦且助文字之緣聊誌鄙忱藉觀同志

惠教函寄上海虹口崑山路中西書院如蒙購閱報冊可向北京
路十八號美華書館或三馬路致書室暨城內城門牌豫園五
鳳樓錢局均可以付外埠請向西市售書處或售日報處或書
坊購閱每冊買回洋銀一角 分定閱全年洋銀一圓二角五分

萬國公報第八十二卷目錄

乙未十月

教禍徵

九引

光緒二十年淡水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畧

三續變通推原說

日本遊學聘賢
振興學術書

七續救世教益之一

有益於今
近道

續富國養民策

第十四章
第九十回

續性海淵源

洋子類編

書日本新島自歷明證紀畧後

險語對上

中朝掌故

天章號

回亂三志

美進士林樂知作
華後學林樂知著
鑄鐵盒主芝紱識

中國
林樂知譯
關稅務司馬士報
廈門盧憲章擬稿
英國李提摩太著
英吉利艾約瑟撰
德意志花之安纂

育國立專

正金

新語十

亂朝新志附

臺灣歸東附

電語彙鑄

各項告白

新著中東戰紀本末豫啟

美洲林樂知譯語
華海蔡爾康選譯語

古蘆子城蔡子著

廣學會同志告白

凡惄然忘君父之讐。而謂吾楚盛衰。奈越肥瘠者。妄人也。凡悍然嚴華戎之辨。而謂恥懸眉睫。痛澈心脾者。愚人也。中國多妄人。其病中於痿痺。中國多愚人。其患乃至於內瘕外瘍。元氣大損。今之與西教如水火者。皆愚人也。官倡於上。民應於下。羣不逞更緣之以爲姦。究之德二三。勤罔不凶。徒使西鄰責言。上勞宵旰。夫羣不逞自膏膾斧。固然其無足惜。獨奈何自命爲忠臣者。竟甘自儕於愚人哉。光緒戊寅。曾惠敏公拜出使英法大臣之命。入朝請訓。慈禧皇太后聖旨。要慢慢自強起來。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讐的仰釋。慈訓。言簡意賅。誠使封疆大吏。以迄乎里巷小民。類皆拳拳服膺。則不必言報讐也。而奮自强不息之神功。即操不戰屈人之勝算。何至小不忍而亂大謀。且以勤天下之兵哉。然不明時局之愚人。仍視殺人燒屋爲報讐。任奇險之迭起。環生匪惟蹈之。又故釀之。僕不敏。著爲新語。冀幸人之一悟。俗之一改。而猶恐其視爲無稽也。更就蜀閩二省開教案起而後。博採泰西朝野之議論。臚列於後。以徵愚人之禍。較妄人爲尤烈。敢曰述津之後。庶同清夜之鐘云爾。

六月二十二日。西曆英民公舉下議院第十四任新議員。美例下議院以七年爲一任。歲亦有因民望不孚。未滿任而解散者。初入儻直。君主攝舉時政之大綱。降旨交諭。并宣布英廷命意之所在。咸使聞知。循成例也。君主若曰。徧地球各國。與吾英向已訂立盟約者。今仍式好無猜。初無意外之違言。致損歐羅巴太平之局。此朕與卿等之所同慶者。

也。去歲以來。中日兩國。忽以干戈易檠。敦吾英恪守局外之義。一無偏袒。亦一無舉動。惟望其早熄烽烟。免生靈之塗炭而已。今幸而仍歸於好。吾英更一無覬覦。一無沾染。惟望其永交玉帛。保亞洲之疆宇而已。所深可惜者。中國四川福建二省。忽有人如出草之生番。吾英傳道男女。無端而受其毒害。朕與政府驟聞警報。星夜電問於中朝。旋接復電。允為速拘凶殘無理之人。按律嚴懲。且於釀禍之中。凡署有株連者。亦必究其辦理不善之罪。中國言行相副。朕又何求。若論突厥國即土耳其內地阿米尼亞省中人。忽逞獷悍一案。不徒騷擾吾民已也。歐洲各國之人。兼遭波累。朕心實滋不憚。爰命駐突之頭等欽差會同俄法兩大欽差。并力齊心。嚴責其蘇丹即突厥國王。務將分應整理諸事。從速頒行。永杜覆轍相尋之禍。今蘇丹尙就使署要索之公牘。逐一推敲。未遽應命。朕之焦盼。實與卿等同之。

按此旨旨諭甚詳。及英國本坡及各藩屬之事。姑舍不詳。

君主之旨既降。英大臣分赴上下議院。手捧而口誦之。且隨事加詮釋焉。前相臣羅士勃雷。雖解下議院要職。而以門蔭相承。仍居上議院爵紳之列。先宣言曰。突厥國阿米尼亞省事。關繫綦重。鄙人前在樞廷。分毫不肯假借。今雖別舉新班。繼執英政。他事或不免參商。然於逼突改章。以杜喪心病狂。大可駭詮之禍。則吾兩班詢謀僉同。決無門戶之私心也。總之吾英干預突事。良非得已。故突卽俯首聽命。仍必索其大信以為質。庶幾保護阿人。脫離暴虐之苦。兼可保護突國。消弭覆滅之戒。特未知俄法二國能合英以強成所志否耳。然俄法縱有異心。今新宰相灼知吾英全國人之意。斷不肯畏難苟安。而使事敗乖成。功

墮末路也。

按羅翰所宣者亦不信一事此烏特莫如紅閨故情事差同中國不幸而幸運者不得不引為證藍下友仿此

新相沙士勃雷爲下議院主席而亦上議院之爵紳也。既聆廷訓。遂繼羅士勃雷之後。述其意曰。突廷政教號令。常覺其頓失自主之權。不知突之自主。本係各國所公保。若無各國。早銷歸於無何有之鄉矣。然就今日而言。各國之保其自主者。竟似保暴君汗吏。俾肆害人之毒。各國能忍而與此終古哉。矧其毒并不始於今日。突人心非木石。豈於各國之所厭惡。若罔聞知。故與鄙人同志之各新班。初本恐突失國致累歐洲大局。凡有可解免之處。恒竭盡心力以圖之。豈料吾英屢以整頓變通相規勸。而蘇丹仍率其暴戾恣睢之習。是孱弱終不能自振。喪亂終不免焉也。我諸國中人。尙有優容而保護者乎。

上院世襲公爵馬連字兒曰。前任樞垣諸君子。於中日和戰之局。翛然事外。毫無偏倚。毫無糾繞。今諸事大定。於英亦毫無罣礙。此誠可喜可賀者也。然必有關繫之事。隱寓其間。吾英斷不能掉以輕心。卽如海中之權。中國棄已。喪。而日本則隆隆日上。反超於中國當年。本爵冷眼旁觀。灼知海戰之勝負。一在鐵艦之翻陳出新。一在大礮之去遲易速。吾英之當法當戒。其機閒不容髮。有武備之責者。亦曾加之意乎。嗚呼噫嘻。本爵道及中國。卽不能不憶及殺吾英人之新電。矣。本爵不知此種凶番之舉動。究竟是何意見。其爲官吏之所命歟。或寇盜之所爲歟。抑土著之民聚衆以逐客歟。我新任政府諸公。必宜確切查明。誰執其咎。誰階之禍。必有可接之主名。然我等僅可安心者。新宰相沙士勃雷侯。必能竭力籌辦。務俾中

國懲犯償銀。以杜日後再釀此禍。諸貴紳聞之。皆呼曰。聽之。聽之。

羅士勃雷侯復離坐而致詞曰。馬迺寧兒公提到中國新電。我等惟有從心坎中流露一言曰。可憐可憐。可惜可惜。今所願者。或有人傳述確信。或幸相及外部。接到詳細公文。分別發交議院。聲明英廷既聞警報。擬定作何辦理。并此禍之緣起如何。今傳道諸君能仍回故地否。使華大臣及駐華領事許之歟。抑阻之歟。似此各種消息。不特本爵亟欲一探虛實已也。議院諸紳士皆引領而望之矣。

沙士勃雷侯起而對曰。本爵有扼要數語。奉告君侯。及四座諸明公。中國忽有此可畏可恨之消息。不特君主諄諄垂諭已也。本爵與羅士勃雷侯俱不禁駁詫。疑怪憤怒者。則以華人殺害之人。爲傳道之人也。爲傳道之人之眷屬也。爲吾英朝野上下無不尊敬之善男信女也。乃受其駁誅。遭其荼毒。至於如此。此在無足重輕之游歷等人。闖入華境。中國亦當念與英會訂之條約。久藏盟府。而不敢妄逞凶鋒。藉曰橫被摧殘。我等心口不甘。在座諸貴紳又齊呼曰。聽之。聽之。沙侯復曰。我等之所不甘者。想中國必同此心也。故皇帝命駐節倫敦之翼仰蓮星使。來告云。皇上於福建等處開教各案。宸衷震怒。

嚴旨屢降。務擒要犯。按律重懲等因。本爵與前相羅侯皆以為。殺人放火。下手加功諸犯。固應予以應得之罪。其隨同騷擾。及坐視不救之官民。亦不能稍從輕縱。中國欽差轉傳。上諭自必出於誠心。而顧其公義。我等姑少安毋躁。萬一中朝有所改變。我等亦即隨之而改變。毫無疑義。衆又曰。聽之。聽之。侯曰。故就

今日而論。惟冀中國秉公道以定私罪。吾英願實助成之。若使中國心情冷淡。意興闌珊。則吾英自能越俎而謀。如以渝然之白雲。補遠山眉黛之缺也。衆又曰。聽聽。侯曰。福建起禍至今。不越兩禮拜。僅憑電報之所傳述。未能具諒細情。惟知福州英領事已親往鬧事地方。逐一審勘。總督派華兵設送而已。異日接到郵稟。自當迅速移知。以釋羣疑也。衆皆曰。唯。諸貴紳虞就業會議他事
此指專記中國及中國相關之事
諸貴與中國無關故置不詳

議院既奉君主之旨。諸貴紳復瓊瑤玉佩。大放厥辭。倫敦各報館必有崇論宏議。以爲月旦之評。於是倫敦中國特報此指專記中國及中國相關之事。振筆直書曰。閩教之禍。又起於八閩矣。英將作何處置。須俟奉派查案之領事澈底根究。詳細稟覆。始能定奪。若論中國一面。雖已允派員查辦。然於閩繫之重大。恐尚未必深知。據上海天津香港油頭諸旅人會議後。所發各電稟。中國大似有陰糾黨類之匪徒。以驅逐洋鬼子爲名。而即乘機以作亂。今萌芽已露。若不究明其倡亂之渠魁。加等治罪。深恐此伏彼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終不能絕其根株。彼欽差之引咎於英廷。誠何益之有哉。以余愚見。中國而欲永杜禍胎。更必先懲釀禍之禪臣。既及於司道府縣。丞倅簿尉諸官。各予以應得之處分。始可收釜底抽薪之效。且更須明降諭旨。俾中國臣民皆曉然於若輩獲咎之故。遂各悚息而不敢逞。誠使中國如此辦理。恰如本分之所當盡。吾英豈尚有後言哉。所惜中國大權旁落。疆臣儼若諸侯。昔中英訂約之時。英人深以爲異。乃迄今而仍未免太阿倒持之弊。以上各節。或將能說而不能行。我輩所倚若泰山者。其惟沙侯乎。沙侯在上議院侃

侃而談。語氣雖尙融譯，而一須慘凶手，一須處分知有禍而不先弭。暨除殺亂民，奪禍之犯官，其力執華權之意，似已見於言外。且重言以申明之曰：被殺者，英人也。按照和約，許其居住者，也非不應往而往者也。似此明白曉暢，呂端大事不糊塗。漆室之憂，我豈其永免矣。

特報復節錄各報語，以證其命意之所在。各國日行公事，亦織列焉。今并節錄於下。

電咨。本部已電請駐華大臣田貝，力保旅華人士，更增派戰艦一艘至華海，聽候東方水師提督，節制調遣。歐美有有職事水陸兩軍之備，恐開獎賞中間，亦有從會面內受節制於節臣，外交挑撥於英廷，寧使息于劍，其何能敵乎？○美廷另有電致英廷云：美英二國之所合辦者，在華互相保護旅人，則可。其餘仍不可。據美國總長一例，尚不顯異他國會同辦事，故特聲明之○法國某報云：天主教士舌當。自西一千八百六十一

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常居成都。今聞蜀警，答客之間曰：余久居中國，畧諳華人情性。今吾外部大臣

漢諾多，需索華事，堅持成見，百折不撓，實爲深中奸妄。蓋苟不如此，中國必不肯俯從也。若論中國紀綱，凌替，寢閣，詔旨一節，憶余在蜀之年，皇上降旨，禁止農田栽種鴉粟，商賈亦不得販售煙土，違者，田

入官，人治罪，似此風行雷厲，余謂川中煙害可一旦廓清矣。

不圖川省紳士，稟准總督，別訂一章，內畧言：

川民深敬。皇上煌煌聖訓，本不敢違。無如燕蜀相去甚遙，蜀地情形，燕都未能洞悉也。我等以爲，仍

准種植販運者，便遂廢禁煙之令。然則翫吏之獨擅大權，不幾如羅馬人之家長，惟所欲爲哉。至於守土官吏，亦大可抑勒小民，惟不可太過其分。何也？川民之抗官也，有納官於矯，昇違總督之新法也。今四川

闢教之案。以余愚見。禍實肇於總督劉仲良制軍。本視西教如仇敵。又新得革職處分。一腔憤氣。無從發洩。是以亂民蠭起之際。並不派兵彈壓。且或以爲外洋縱有齟齬。必詰問於總署。責成於後任。而已無與也。吁。其恕矣。若問中國人心。惟視俄法爲足畏。法在華南。俄在華北。皆畏其鈐制。思有以羈縻而聯絡之。其視英德二國。似覺其威權不足以壓華。故不甚畏也。按以上係古當遷總答。問謂故文氣鋒不勝質。

○巴黎法都也亦有太晤士譯言報。亦論中華闢教案。曰。觀其情形。官吏實不得辭其實。今吾法對岸之人。

美

辦理此等案件。不分畛域。不

判恩仇。合萬國爲一國。併兆心爲一心。而以片語括之曰。基督教道而已。故以人而論。或商。或士。或政府大臣。以教而論。或天主。或希臘。或耶穌。各有職任之別。門戶之私。而一遇闢教案起。隱微之地。瞬息間一貫相通。於是歐洲各國與華爲難之心。不啻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無有一國。無有一人。謂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者也。○法國斐嘉露報云。中國尙視此事爲無足重輕哉。客歲日本難作。欲往北京者。獨日本耳。今則歐洲各大國。真正齊心并力。其眼光同射北京矣。○俄國拿特賜笛報云。余欲乘俄法德三國聯絡之便。約會英美二國。携手入華。逼令中國懲治戕害英美人之案。直至各國皆心滿意足而後已。此外更須中國力保。日後決不再有似此慘福。論未復云。歐洲大小各國。皆應視受害之人。即同國之人。而顯其同心。以與中國相周旋也。○英國公會中人。印子畫其人如太學生作論。刊於某報云。華人恨外人之入內地。是以害之。然各國豈能忍哉。今之中國。亦孔之弱矣。假如各國實以某事當辦。使中國或有所長暨。

有所益。自能無不如志。然中國之積習，則又甚奇。若不畏懼到極至處，即相與泄泄沓沓，因循到底，故吾輩惟有直用未派中國欽差時之老法，顯其威權而已。夫余奉教之人也。耶穌有言：我國非如世國，故我欲強人以必從，直若強人以入道。天下豈有此理乎？然使恪遵遺訓，斷不能行於中國何也？我若以忍耐之道處之，或但藉文告以相辨難，中國必反疑我爲弱而易我也。故奉教之人無報讐之心也。若欲鳴礮以雪忿，豈教會亦屬於世國？而強人以必從乎？非也。非欲藉鳴礮以助傳道也。不過我英全國之人，衆心如一，必欲顯其威權，始克完其素志。英廷其能終拂之哉？夫余又非傳教之士也。然曾履華土，曾見教禱，及今而不思懲艾。他日余重游華海，深恐亦被華人擒而焚之矣。若謂余不可焚，而教士則可焚，傳之天下後世，豈非咄咄怪事？且大英之體統，不將掃地盡乎？

中西問官同赴古田，拘訊凶手，電報之往外洋者，累牘連篇也。各報館又著爲論說，辭氣愈厲。倫敦中國特報復選錄之。本館宜急節譯之。○法都大報云：中國懲治古田血案，似謂受害者獨英人也。且謂各國之在歐洲，大有隔閡之事，嫉妬之心，而斷不肯合而謀我也。又知各國有不願破損中國金甌之意。夫各國於中國也，而不願傷害之者，蓋恐一舉滅而全閭，凶謀必將大亂也。即俄法德合保遼東之近事，已屬左證。緣此遂不覺其藐視也。不知遇此凶殘之事所圖者，不獨一英也。歐洲各國，將其_國夙忿，而同心以圖華也。總理衙門王大臣應知歐洲各國，有瓜分華地之說也。矧中國於閩案而掉以輕心，英欲獨行其志，各國料無阻之之人也。各國皆望中國

保護通商傳教諸人法尤不肯阻英以自害也。)七月一日。

西二月廿一號

英國泰晤士報曰。聞古田有不許西官

會審之說。我宰相沙士勃雷侯因言。誠如是。則中國之凶殘。很於性生。不可救藥矣。本爵曾訪諸熟諳華事之人。或謂似此接案。不必認。中國尚有元首。而問諸京師也。福建閩事。斯問福建耳。或又謂。不如仍問北京。藉以輔中國之大權。俾之神不外散。而又請政府獨肩和約之重任。以實心實力保盟府。而非徒託諸空言。日後交涉諸事。庶尚順手。否則遇事根問地方官。而責中國政府於腦後。竊恐朝廷之勢日弱。更無力以約束全國矣。本爵以爲。後一說近似有理。似可照辦。然使總權所從出之處。或不能行其權。或能行而不願行其應行之權。則不必有所顧慮。自往省中究問焉可也。泰晤士報乃曰。本館猶憶一千八百七十年天津案發。沙侯正在上議院貴紳之列。即本此意以創議曰。倘能舉中國之全權。而歸於中樞。且能贊勸以保全地之平安。則大妙矣。且爲中國計。亦自應如此辦理云云。豈料相沿至今。中國尚未曾想到如此地位。欲求免於禍亂。其可得耶。且二十五年前。我英政府曾言。中國辦理外交。必俟外人力逼。而始惟命是聽。然終不能除華人之恨也。故欲在某地。除其某弊。我必須自顯其權。方足以隱弭其禍。政府此言。不啻爲今日寫照。總之我不能在京師。得秉公辦理之法。惟有直造釀禍之地。聲罪致討。以伸本國之權。以行本國之法而已。○英國解說報云。中朝而信可恃也。則明旨朝下。其官若民夕奉行矣。故如古田案起。吾謂中國政府。大宜凌厲踔發。應罰即罰。應懲即懲。自任其責。一了百了。乃沈擋經旬委靡。